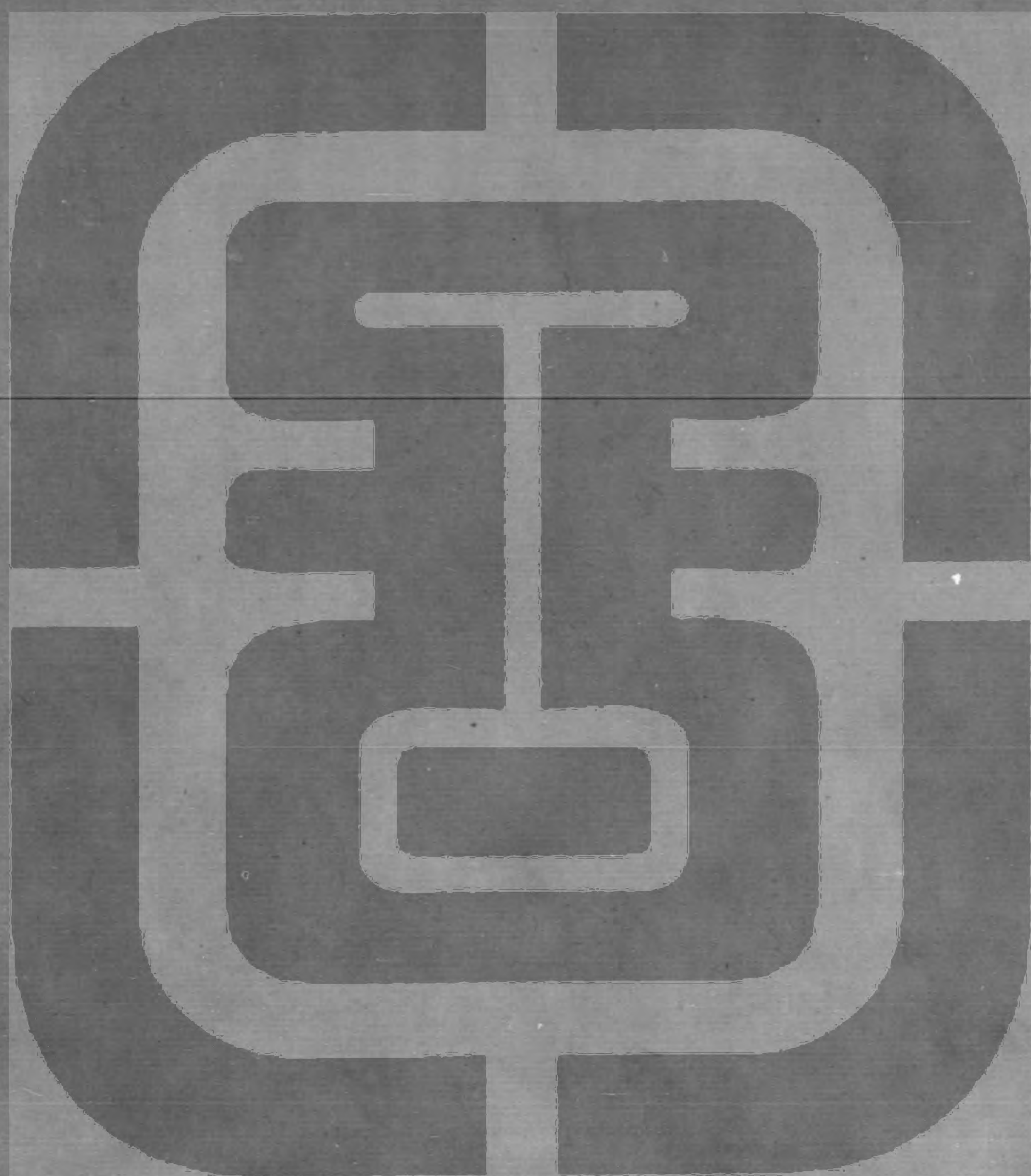


邦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八

西梁絕于四

逢因敦凡七年

高祖武皇帝十四

大同四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東魏碭郡獲

巨象送鄴丁卯大赦改元元象 二月己亥上耕籍

田東魏大都督善無賀拔仁攻魏南汾州刺史章

子粲降之丞相秦滅子粲之族東魏大行臺侯景等

治兵於虎牢將復河南諸州魏梁迴韋孝寬趙繼宗

皆棄城西歸侯景攻廣州數旬未拔聞魏救兵將至

集諸將議之行洛州事盧勇請進觀形勢乃帥百騎

至大隗山遇魏師日已暮勇多置旛旗於樹顛夜分
騎爲十隊鳴角直前擒魏儀同三司程華斬儀同三
司王征蠻而還廣州守將駱超遂以城降東魏丞相
歡以勇行廣州事勇辯之從弟也於是南汾潁豫廣
四州復入東魏晉初柔然頭兵可汗始得返國事魏
盡禮及永安以後雄據北方禮漸驕倨雖信使不絕
不復稱臣頭兵嘗至洛陽心慕中國乃置侍中黃門
等官後得魏汝陽王典籤淳于覃親寵任事以爲祕
書監使典文翰及兩魏分裂頭兵轉不遜數爲邊患
魏丞相泰以新都關中方有事山東欲結婚以撫之

以舍人元翌女爲化政公主妻頭兵弟塔寒又言於
魏主請廢乙弗后納頭兵之女甲辰以乙弗后爲尼
使扶風王孚迎頭兵女爲后頭兵遂留東魏使者元
整不報其使 三月辛酉東魏丞相歡以沙苑之敗
請解大丞相詔許之頃之復故 柔然送悼后於魏
車七百乘馬萬匹駝二千頭至黑鹽池遇魏所遣鹵
簿儀衛柔然營幕戶席皆東向扶風王孚請正南面
后曰我未見魏主固柔然女也魏仗南面我自東向
丙子立皇后郁久閭氏丁丑大赦以王盟爲司徒丞
相秦朝于長安還屯華州 夏四月庚寅東魏高歡

通鑑卷一百五十一
朝于鄴壬辰還晉陽 五月甲戌東魏遣兼散騎常侍鄭伯猷來聘 秋七月東魏荊州刺史王則寇淮南 癸亥詔以東冶徒李胤之得如來舍利大赦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魏獨孤信于金墉太師歡帥大軍繼之景悉燒洛陽內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魏主將如洛陽拜園陵會信等告急遂與丞相泰俱東命尚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子欽守長安開府儀同三司李弼車騎大將軍達奚武帥千騎為前驅八月庚寅丞相泰至穀城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儀同三司太安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景等

固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與可朱渾道元以千騎前進夜遇李弼達奚武於孝水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追斬之道元單騎獲免悉俘其衆送恒農泰進軍灑東侯景等夜解圍去辛卯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為陳北據河橋南屬邨山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兵北走京兆忠武公高敖曹意輕泰建旗蓋

通鑑卷二百五十八
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守將北豫州刺史高永樂歡之。從祖兄子也。與敖曹有怨。閉門不受。敖曹仰呼求繩。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敖曹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敖曹所在。奴指示之。敖曹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公追者。斬其首去。高歡聞之。如喪肝膽。杖高永樂二百。贈敖曹太師。大司馬。太尉。秦賞殺敖曹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比及周二。猶未能足。魏又殺東魏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死者以萬數。初歡以万侯首尊老特禮之。嘗親扶上馬。其二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邙山之戰。諸軍北度橋。洛獨勒兵不動。謂魏人曰。万侯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歡名其所營地爲回洛。是日東西魏置陳。旣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魏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峯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主及丞相秦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儀同三司李虎念賢等爲後軍。見信等退。即與俱去。秦由是燒營而歸。留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守金墉。王思政下馬舉長稍。左右橫擊。一舉輒踣數人。陷陳旣深。從者盡死。思政被重創。悶

絕會日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常著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始得還營平東將軍蔡祐下馬步鬪左右勸乘馬以備倉猝祐怒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人圍之十餘重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却祐徐引還魏主至恒農守將已棄城走所虜

降卒在恒農者相與閉門拒守丞相秦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蔡祐追及秦於恒農夜見秦秦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秦驚不得寢枕祐股然後安祐每從秦戰常爲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秦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勲我當代其論叙秦留王思政鎮恒農除侍中東道行臺魏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奉太子欽出屯渭北百姓互相剽掠關中大擾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

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咸陽太守慕容
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兵長安大城民相帥以拒青
雀日與之戰大都督侯莫陳順擊賊屢破之賊不敢
出順崇之兄也扶風公王羆鎮河東大開城門悉召
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
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
恐城陷任自出城衆感其言皆無異志魏主留閭鄉
丞相泰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青雀等烏合不
能爲患曰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直散
騎常侍吳郡陸通諫曰賊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

賊豈有毒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今若以輕
騎臨之百姓謂爲信然益當驚擾今軍雖疲弊精銳
尚多以明公之威總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泰從之
引兵西入父老見泰至莫不悲喜士女相賀華州刺
史宇文導引兵襲咸陽斬思慶擒伏德南度渭與泰
會攻青雀破之太保梁景睿以疾留長安與青雀通
謀泰殺之東魏太師歡自晉陽將七千騎至孟津未
濟聞魏師已遁遂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峭不及而
還歡攻金墉長孫子彥棄城走焚城中室屋俱盡歡
毀金墉而還東魏之遷鄴也主客郎中裴讓之留洛

陽獨孤信之敗也。讓之弟諏之隨丞相秦入關，爲大行臺倉曹郎中，歡囚讓之，兄弟五人讓之曰：昔諸葛亮兄弟事吳蜀，各盡其心，况讓之老母在此，不忠不孝，必不爲也。明公推誠待物，物亦歸心，若用猜忌去霸業，遠矣。歡皆釋之。九月，魏主入長安，丞相秦還屯華州。東魏大都督賀拔仁擊邢磨，納盧仲禮等平之。盧景裕本儒生，太師歡釋之，召館於家，使教諸子。而景裕神采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性清靜，歷官屢有進退，無得失之色，弊衣麤食，恬然自

安，終日端坐，如對賓客。

冬十月，魏歸高敖曹、竇泰

莫多婁、貸文之首于東魏。

散騎常侍劉孝儀等聘

于東魏。

十二月，魏是云寶襲洛陽，東魏洛州刺史

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於是自襄廣

已西城鎮復爲魏。

魏自正光以後，四方多事，民避

賦役多爲僧尼，至二百萬人，寺有三萬餘區，至是東

魏始詔牧守令長，擅立寺者計其功庸，以枉濫論。

初，魏伊川土豪李長壽爲防蠻都督，積功至北華州

刺史。孝武帝西遷，長壽帥其徒拒東魏，魏以長壽爲

廣州刺史。侯景攻拔其壁，殺之。其子延孫復收集父

通鑑卷一百五十八
七
兵以拒東魏魏之貴臣廣陵王欣錄尚書長孫稚等皆攜家往依之延孫資遣衛送使達關中東魏高歡患之數遣兵攻延孫不能克魏以延孫為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延孫以澄清伊洛為已任魏以延孫兵少更以長壽之壻京兆韋灋保為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以助之灋保名祐以字行既至與延孫連兵置柵於伏流獨孤信之入洛陽也欲繕脩宮室使外兵郎中天水權景宣帥徒兵三千出採運會東魏兵至河南皆叛景宣間道西走與李延孫相會攻孔城拔之洛陽以南尋亦西附丞相泰即留

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諸軍應關西者是歲延孫為其長史楊伯蘭所殺韋灋保即引兵據延孫之柵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遣陽州刺史牛道恒誘魏邊民魏南兖州刺史韋孝寬患之乃詐為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欵之意使謀人遺之於琛營琛果疑道恒孝寬寬乘其猜阻出兵襲之擒道恒及琛嶠灑遂清東道行臺王思政以玉壁險要請築城自恒農徙鎮之詔加都督汾晉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東魏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銓擢賢能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雖

未薦擢皆引致門下與之遊宴講論賦詩士大夫以是稱之

五年春正月乙卯以尚書左僕射蕭淵藻為中衛將軍丹楊尹何敬容為尚書令吏部尚書張纘為僕射纘弘策之子也自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敬容獨勤簿領日旰不休為時俗所嗤鄙自徐勉周捨既卒當權要者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朱异敬容質慤無文以網維為已任异文華敏洽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得幸於上异善伺候人主意為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欺罔視聽遠近莫不忿疾園宅玩

好飲膳聲色窮一時之盛每休下車馬填門唯王承王稚及褚翔不往承稚暕之子翔淵之曾孫也丁巳御史中丞參禮儀事賀琛奏南北二郊及藉田往還並宜御輦不復乘輅詔從之祀宗廟仍乘王輦琛瑒之弟子也辛酉東魏以尚書令孫騰為司徒辛未上祀南郊魏丞相秦於行臺置學取丞郎府佐德行明敏者充學生悉令旦治公務晚就講習東魏丞相歡以徐州刺史房謨廣平太守羊敦廣宗太守竇瑗平原太守許惇有政績清能與諸刺史書褒稱謨等以勸之夏五月甲戌東魏立丞相歡女

爲皇后乙亥大赦 魏以開府儀同三司李弼爲司空 秋七月以扶風王孚爲太尉 九月甲子東魏發畿內十萬人城鄴四十日罷冬十月癸亥以新宮成大赦改元興和 魏置紙筆於陽武門外以求得失 十一月乙亥東魏使散騎常侍王元景魏收來聘 東魏人以正光曆浸差命校書郎李業興更加修正以甲子爲元號曰興光曆旣成行之 散騎常侍朱异奏頃來置州稍廣而小大不倫請分爲五品共位秩高卑參僚多少皆以是爲差詔從之於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州下品

三十一州時上方事征伐恢拓境宇北踰淮汝東距彭城西開牂柯南平俚洞建置州郡紛綸甚衆故異請分之其下品皆異國之人來歸附者徒有州名而無土地或因荒徼之民所居村落置州及郡縣刺史守令皆用彼人爲之尚書不能悉領山川險遠職貢罕通五品之外又有二十餘州不知處所凡一百七州又以邊境鎮戍雖領民不多欲重其將帥皆建爲郡或一人領二三郡太守州郡雖多而戶口日耗矣 魏自西遷以來禮樂散逸丞相泰命左僕射周惠達吏部郎中北海唐瑾損益舊章至是稍備

六年春正月壬申東魏以廣平公庫狄干爲太保

丁丑東魏主入新宮大赦魏扶風王孚卒二月

巳亥上耕藉田魏鑄五銖錢東魏大行臺侯景

出三鷓將復荊州魏丞相泰遣李弼獨孤信各將五

千騎出武關景乃還魏文后既爲尼居別宮悼后

猶忌之乃以其子武都王茂爲秦州刺史使文后隨

之官魏主雖限以大計而恩好不忘密令養髮有追還

之意會柔然舉國度河南侵時頗有言柔然以悼后

故與師者帝曰豈有興百萬之衆爲一女子邪雖然

致人此言朕亦何顏以見將帥乃遣中常侍曹寵齋

手敕賜文后自盡文后泣謂寵曰願至尊千萬歲天

下康寧死無恨也遂自殺鑿麥積崖而葬之號曰寂

陵夏丞相泰召諸軍屯沙苑以備柔然右僕射周惠

達發士馬守京城塹諸街巷召雍州刺史王羆議之

羆不應召謂使者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羆自帥鄉

里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爲天子城中作如此驚擾

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柔然至夏州而退未幾悼后

遇疾殂五月乙酉魏行臺宮延和陝州刺史宮延

慶降于東魏東魏以河北馬場爲義州以處之東

魏陽州武公高永樂卒閏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已丑東魏封皇兄景植為宜陽王皇弟威為清河王
謙為潁川王 六月壬子東魏華山王鷲卒 秋七
月丁亥東魏使兼散騎常侍李象等來聘 八月戊
午大赦 戊戌司空袁昂卒遺疏不受贈謚敕諸子
勿上行狀及立銘誌上不許贈本官謚穆正公 冬
十一月魏太師念賢卒 吐谷渾自莫折念生之亂
不通于魏伏連籌卒子夸呂立始稱可汗居伏俟城
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尚書
郎中將軍之號是歲始遣使假道柔然聘於東魏
二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辛丑祀明堂 宥

昌王梁仙定為其下所殺弟彌定立二月乙巳以彌
定為河梁二州刺史宕昌土 辛亥上耕藉田 魏
幽州刺史順陽王仲景坐事賜死 三月魏夏州刺
史劉平伏據上郡反大都督于謹討擒之 夏五月
遣兼散騎常侍明少遐等聘于東魏 秋七月己卯
東魏宜陽王景植卒 魏以侍中宇文測為大都督
行汾州事測深之兄也為政簡惠得士民心地接東
魏東魏人數來寇抄測擒獲之命解縛引與相見為
設酒殺待以客禮并給糧餼衛送出境東魏人大慙
不復為寇汾晉之間遂通慶弔時論稱之或告測交

通境外者丞相泰怒曰測為我安邊我知其志何得
間我骨肉命斬之魏丞相泰欲革易時政為疆國
富民之灋大行臺度支尚書兼司農卿蘇綽盡其智
能贊成其事減官負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
為六條詔書九月始奏行之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
三曰盡地利四曰擢賢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役
泰甚重之常置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
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東魏詔群官於
麟趾閣議定灋制謂之麟趾格冬十月甲寅頒行之
乙巳東魏發夫五萬築漳濱堰三十五日罷

一月丙戌東魏以彭城王韶為太尉度支尚書胡僧
敬為司空僧敬名虔以字行國珍之兄孫東魏主之
舅也十二月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騫來聘交
趾李賁世為豪右仕不得志有并韶者富於詞藻詣
選求官吏部尚書蔡搏以并姓無前賢除廣陽門郎
韶耻之賁與韶還鄉三謀作亂會交州刺史武林侯
諮以刻暴失衆心賁賁監德然因連結數州豪傑俱
反諮輸賄于賁奔還廣州上遣諮與高州刺史孫罔
新州刺史盧子羅將兵擊之諮恆之子也 是歲魏
又益新制十二條 素魏丞相歡以諸州調絹不依

舊式民甚苦之奏令悉以匹一尺爲匹魏自喪亂以來農商失業六鎮之民死即死徙就食齊晉歡因之以成霸業東西分裂連年戰爭河南州郡鞠爲茂草公私困竭民多餓死歡命諸州濱河及津梁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旅備饑饉又於幽瀛滄青四州傍海煮鹽軍國之費粗得周贍至是東方連歲大稔穀斛至九錢山東之民稍復蘇息矣 東魏尚書令高澄尚靜帝妹馮翊長公主生子孝琬朝貴賀之澄曰此至尊之甥先賀至尊三日帝幸其第賜錦綵布綉萬匹於是諸貴競致禮遺貨滿十室 東魏臨淮

王孝友表曰令制百家爲族二十五家爲閭五家爲比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此之爲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關而况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每閭止爲二比計族省十二丁貲縮番兵所益甚多事下尚書寢不行安成望族劉敬躬以妖術惑衆人多信之

八年春正月敬躬據郡反次元永漢署官屬進攻廬陵逼豫章南方久不習兵人情擾駭豫章內史張綰募兵以拒之綰續之弟也二月戊戌江州刺史湘東

王繹遣司馬王僧辯中兵曹子郢討敬躬受縮節度
三月戊辰擒敬躬送建康斬之僧辯神念之子也該
博辯捷器宇肅然雖射不穿札而志氣高遠魏初
置六軍夏四月丙寅東魏使兼散騎常侍李繪來
聘繪元忠之從子也東魏丞相歡朝于鄴司徒孫
騰坐事免乙酉以彭城王韶錄尚書事侍中廣陽王
湛為太尉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為司徒初太傅尉景
與丞相歡同歸尔朱榮其妻歡之姊也自恃勲戚貪
縱不瀆為有司所劾繫獄歡三詣闕泣請乃得免死
丁亥降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歡往造之景

許不起大叫曰殺我時趣邪歡撫而拜謝之辛卯以
庫狄干為太傅以領軍將軍婁昭為大司馬封祖裔
為尚書右僕射六月甲辰歡還晉陽八月庚戌東
魏以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侯景為兼尚書僕射
河南大行臺隨機招討魏以王盟為太保東魏
丞相歡擊魏入自汾絳連營四十里丞相泰使王思
政守玉壁以斷其道歡以書招思政曰若降當受以
并州思政復書曰可朱渾道元降何以不得冬十月
己亥歡圍玉壁凡九日遇大雪士卒饑凍多死者遂
解圍去魏遣太子欽鎮蒲坂丞相泰出軍蒲坂至皂

英聞歡退度汾追之不及十一月東魏以可朱渾道元爲并州刺史十二月魏主狩於華陰大享將士丞相秦帥諸將朝之起萬壽殿於沙苑北辛亥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楊斐來聘孫罔盧子雄討李賁以春瘴方起請待至秋廣州刺史新渝侯映不許武林侯諮又趣之罔等至合浦死者什六七衆潰而歸映憺之子也武林侯諮奏罔及子雄與賊交通逗留不進敕於廣州賜死子雄弟子略子烈主帥廣陵杜天合及弟僧明新安周文育等帥子雄之衆攻廣州欲殺映諮爲子雄復寃西江督護高要太守吳興陳

先帥精甲三千救之大破子略等殺天合擒僧明文育霸先以僧明文育驍勇過人釋之以爲主帥詔以霸先爲直閣將軍魏丞相秦妻馮翊公主生子覺東魏以光州刺史李元忠爲侍中元忠雖處要任不以物務干懷唯飲酒自娛丞相歡欲用爲僕射世子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九年春正月壬戌東魏大赦改元武定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取吏部郎崔暹之妹旣而棄之由是與

遲有隙仲密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黨高澄奏令改
選遲方為澄所寵任仲密疑其構已愈恨之仲密後
妻李氏艷而慧澄見而悅之李氏不從衣服皆裂以
告仲密仲密益怒尋出為北豫州刺史陰謀外叛丞
相歡疑之遣鎮城奚壽興典軍事仲密但知民務仲
密置酒延壽興伏壯士執之二月壬申以虎牢叛降
魏魏以仲密為侍中司徒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將
殺之高澄匿暹為之固請歡曰我何其命須與苦手
澄乃出暹而謂大行臺都官郎陳元康曰卿使崔暹
得杖勿復相見元康為之言於歡曰大王方以天下

付大將軍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
况於它人歡乃釋之高季式在永安戍仲密遣信報
之季式走告歡歡待之如舊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
仲密以太子少傅李遠為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
三司于謹攻柏谷拔之三月壬申圍河橋南城東魏
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灑上縱火船於上
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餘
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
歡度河據邳山為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灑曲
夜登邳山以襲歡候騎白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葦

通鑑卷之五十八
食乾餼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陳以待之戊申黎
明秦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爲右甄衝魏
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
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虜魏侍中開府儀同
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
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
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秦
秦窘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
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秦金帶
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

而怒其失秦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并數以沙
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噤齧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
爲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命取絹三
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明日復戰秦爲中軍中山公
趙貴爲左軍領軍若干惠等爲右軍中軍右軍合擊
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
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
興慶曰王速去興慶嘗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
以爾爲懷州刺史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
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

告以歡所在秦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
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執槊與十三騎逐之
馳數里槊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
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徽從傍射勝中其二騎
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
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貴大
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刀而還如
是數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
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所
傷何異逐坐人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

復振秦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
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
是得全若干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顧命
厨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
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秦
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秦遣開府儀同三司達奚
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壹東西正
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
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
止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

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秦遂東歸秦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鎮虎牢未至而秦敗乃使守恒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卧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豐生至城下憚之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脩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丞相秦求自貶魏主不許是役也魏諸將皆無功唯耿令貴與太子武衛率王胡仁都

督王文達力戰功多秦欲以雍岐北雍三州授之以州有優劣使探籌取之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用彰其功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高仲密之將叛也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爲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高澄密書與隆之曰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隆之以爲恩旨旣行理無追改若復收治示民不信脫致驚擾所虧不細乃啓丞相歡而罷之以太子詹事謝舉爲尚書僕射夏四月林邑王攻李賁賁將范脩破林邑於九德清水氏酋李鼠仁乘魏之

通鑑卷一百五十八
敗據險作亂隴右大都督獨孤信屢遣軍擊之不克
丞相泰遣典籤天水趙昶往諭之諸酋長聚議或從
或否其不從者欲加刃於昶昶神色自若辭氣逾厲
鼠仁感悟遂相帥降氏酋梁道顯叛泰復遣昶諭降
之徙其豪帥四十餘人并部落於華州泰即以昶為
都督使領之泰使諜潛入虎牢令守將魏光固守侯
景獲之改其書云宜速去縱諜入城光宵遁景獲高
仲密妻子送鄴北豫洛二州復入于東魏五月壬辰
東魏以克復虎牢降死罪已下囚惟不赦高仲密家
丞相歡以高乾有義勲高昂死王事季式先自告其

為之請免其從坐仲密妻李氏嘗死高澄盛服見之
曰今日何如李氏默然遂納之乙未以侯景為司空
秋七月魏大赦以王盟為太傅廣平王贊為司空
八月乙丑東魏以汾州刺史斛律金為大司馬

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暉等來聘 冬十一月甲午
東魏主狩于西山乙巳還宮高澄啓解侍中東魏主
以其弟并州刺史太原公洋代之丞相歡築長城於
肆州北山西自馬陵東至土瑋四十日罷 魏諸牧
守共謁丞相泰泰命河北太守裴俠別立謂諸牧守
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最有如俠者可與俱立衆

通鑑卷一百五十六
默然無敢應者秦乃厚賜俠朝野歎服號為獨立君
十年春正月李賁自稱越帝置百官改元天德 三
月癸巳東魏丞相歡巡行冀定二州校河北戶口損
益因朝于鄴 甲午上幸蘭陵謁建寧陵使太子入
守宮城辛丑謁脩陵 丙午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
孫騰為太保 巳酉上幸京口城北固樓更名北顧
庚戌幸回賓亭宴鄉里故老及所經近縣迎候者少
長數千人各賚錢二千 壬子東魏以高澄為大將
軍領中書監元弼為錄尚書事左僕射司馬子如為
尚書令侍中高洋為左僕射丞相歡多在晉陽孫騰

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皆歡之親舊委以朝政鄴中
謂之四貴其權勢熏灼中外率多專恣驕貪歡欲損
奪其權故以澄為大將軍領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
歸中書文武賞罰皆稟於澄孫騰見澄不肯盡敬澄
叱左右牽下於牀築以刀環立之門外太原公洋於
澄前拜高隆之呼為叔父澄怒罵之歡謂群公曰兒
子浸長公宜避之於是公卿以下見澄無不聳懼庫
狄干澄姑之壻也自定州來謁立於門外三日乃得
見澄欲置腹心於東魏主左右擢中兵參軍崔季舒
為中書侍郎澄每進書於帝有所諫請或文辭繁雜

季舒輒脩飾通之帝報荅澄父子之語常與季舒論之曰崔中書我乳母也季舒挺之從子也夏四月乙卯上還自蘭陵五月甲申朔魏丞相泰朝于長安甲午東魏遣散騎常侍魏季景來聘季景收之族叔也尚書令何敬容妾弟盜官米以書屬領軍河東王譽丁酉敬容坐免官東魏廣陽王湛卒魏琅邪貞獻公賀拔勝諸子在東者丞相歡盡殺之勝憤恨發疾而卒丞相泰常謂人曰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陳如平時真大勇也秋七月魏更權衡度量命尚書蘇綽損益三十六條之制總爲

五卷頒行之搜簡賢才爲牧守令長皆依新制而遣焉數年之間百姓便之魏自正光以後政刑弛縱在位多貪汙丞相歡啓以司州中從事宋遊道爲御史中尉澄固請以吏部郎崔暹爲之以遊道爲尚書左丞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暹選畢義雲等爲御史時稱得人義雲衆敬之曾孫也澄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令暹後至通名高視徐步兩人挈裾而入澄分庭對揖暹不讓而坐觴再行即辭去澄留之食暹曰適受敕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澄降階送之宅日澄與諸公出之

東山遇暹於道前驅爲赤棒所擊澄回馬避之尚書
令司馬子如以丞相歡故人當重任意氣自高與太
師咸陽王坦貪黷無厭暹前後彈子如坦及并州刺
史可朱渾道元等罪狀無不極筆宋遊道亦劾子如
坦及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尚書元羨等
澄收子如繫獄一宿髮盡白辭曰司馬子如從夏州
策杖投相王王給露車一乘齋牝牛犢犢在道死唯
齋角存此外皆取之於人丞相歡以書敕澄曰司馬
令吾之故舊汝宜寬之澄駐馬行街出子如脫其鎖
子如懼曰非作事邪八月癸酉削子如官爵九月甲

申以濟陰王暉業爲太尉太師咸陽王坦以王還第
元羨等皆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久之歡見子如哀
其憔悴以膝承其首親爲擇蠶賜酒百餅羊五百口
米五百石高澄對諸貴極言褒美崔暹且戒屬之丞
相歡書與鄴下諸貴曰崔暹居憲臺咸陽王司馬令
皆吾布衣之舊尊貴親暱無過二人同時獲罪吾不
能救諸君其慎之宋遊道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
中豪吏王儒之徒並鞭斥之令僕已下皆側目高隆
之誣遊道有不臣之言罪當死給事黃門侍郎楊愔
曰畜狗求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遊道

通鑑卷一百五十八
竟坐除名澄謂遊道曰卿早從我向并州不爾彼經
略殺卿遊道從澄至晉陽以爲大行臺吏部 巳丑
大赦 東魏以喪亂之後戶口失實徭賦不均冬十
月丁巳以太保孫騰大司徒高隆之爲括戶大使分
行諸州得無籍之戶六十餘萬僑居者皆勒還本屬
十一月甲申以高隆之錄尚書事以前大司馬婁昭
爲司徒 庚子東魏主祀園丘 東魏丞相歡襲擊
山胡破之俘萬餘戶分配諸州 是歲東魏以散騎
常侍魏收兼中書侍郎修國史自梁魏通好魏書每
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上復書去彼字而已
收始定書云想境內清晏今萬里安和上亦效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九

端明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中大夫提舉崇山崇福宮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三千

二百餘實封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梁紀十五

起旃蒙赤奮若盡柔兆攝提格凡二年

高祖武皇帝十五

大同十一年春正月丙申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獎

來聘東魏儀同爾朱文暢與丞相司馬任胄都督

鄭仲禮等謀因正月望夜觀打簇戲作亂殺丞相歡

奉文暢為主事泄皆死文暢榮之子也其姊敬宗之

后及仲禮姊大車皆為歡妾有寵故其兄弟皆不坐

歡上書言并州軍器所聚動須女功請置宮以處配
沒之口又納吐谷渾之女以招懷之丁未置晉陽宮
二月庚申東魏主納吐谷渾可汗從妹爲容華 魏
丞相泰遣酒泉胡安諾槃陀始通使於突厥突厥本
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之陽爲柔然鐵工
至其酋長土門始疆大頗侵魏西邊安諾槃陀至其
國人皆喜曰大國使者至吾國其將興矣 三月乙
未東魏丞相歡入朝于鄴百官迎於紫陌歡握崔暹
手而勞之曰往日朝廷豈無瀆官莫肯糾劾中尉盡
心徇國不避豪彊遂使遠邇肅清衝鋒陷陣大有其

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富貴乃中尉自取高歡父子
無以相報賜暹良馬暹拜馬驚走歡親擁之授以轡
東魏主宴於華林園使歡擇朝廷公直者勸之酒歡
降階跪曰唯暹一人可勸弁請以臣所射賜物千段
賜之高澄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然暹中懷
頗挾巧詐初魏高陽王斌有庶妹玉儀不爲其家所
齒爲孫騰妓騰又棄之高澄遇諸塗悅而納之遂有
殊寵封琅邪公主澄謂崔季舒曰崔暹必造直諫我
亦有以待之及暹諮事澄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暹
懷刺墜之於前澄問何用此爲暹悚然曰未得通公

主澄大悅把暹臂入見之季舒語人曰崔暹常忿吾
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可殺及其自作乃過於吾

夏五月甲辰東魏大赦 魏王盟卒 晉氏以來

文章競為浮華魏丞相泰欲革其弊六月丁巳魏主

饗太廟泰命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蘇綽作大誥

宣示群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 上

遣交州刺史楊暕討李賁以陳肅先為司馬命定州

刺史蕭勃會暕於西江勃知軍士憚遠役因詭說留

暕暕集諸將問計霸先曰交趾叛換罪由宗室遂使

溷亂數州逋誅累歲定州欲偷安目前不顧大計節

下奉辭伐罪當死生以之豈可逗撓不進長寇沮衆

也遂勒兵先發暕以霸先為前鋒至交州賁帥衆二

萬拒之敗於朱鳶又敗於蘇歷江口賁奔嘉寧城諸

軍進圍之勃曷之子也 魏與柔然頭兵可汗謀連兵

伐東魏丞相歡患之遣行臺郎中杜弼使於柔然為

世子澄求婚頭兵曰高王自娶則可歡猶豫未決婁

妃曰國家大計願勿疑也世子澄尉景亦勸之歡乃

遣鎮南將軍慕容儼往聘之號曰蠕蠕公主秋八月

歡親迎於下館公主至婁妃避正室以處之歡跪而

拜謝妃曰彼將覺之願絕勿顧頭兵使其弟禿突佳

通鑑卷二百五十九
三
來送女且報聘仍戒曰待見外孫乃歸公主性嚴毅
終身不肯華言歡嘗病不得往禿突佳怨恚歡輿疾
就之 冬十月乙未詔有罪者復聽入贖 東魏遣
中書舍人尉瑾來聘乙未東魏丞相歡請釋邳山俘
囚桎梏配以民間寡婦 十二月東魏以侯景爲司
徒中書令韓軌爲司空戊子以孫騰錄尚書事 魏
築圓丘於城南 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其一以
爲今北邊稽服正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
落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裒削更
相呼擾惟事徵歛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非牧守

之過歟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窮幽極遠無
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屬搔擾驚困守宰則拱手聽其
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重爲貪殘縱有廉平郡猶掣
肘如此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不得
反其居也其二以爲今天下守宰所以貪殘良由風
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丘陵
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
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畜妓之夫無有等
秩爲吏牧民者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率皆
盡於燕飲之物歌謠之具所費事等丘山爲歡止在

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如復傳翼增其搏噬一
何悖哉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
使人守廉白安可得邪誠宜嚴為禁制道以節儉糾
奏浮華變其耳目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耻不
能及群故勉強而為之苟以淳素為先足正彫流之
弊矣其三以為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於百司
莫不奏事但斗筭之人既得伏奏帷扆便欲詭競求
進不論國之大體心存明恕惟務吹毛求疵擘肌分
理以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
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長弊增姦寔由於此誠

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
倖之患矣其四以為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
省事息費事省則民養費息則財聚應內省職掌各
檢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及國容戎備四方屯傳邸
治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興造有非急者徵
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故畜其財者所
以大用之也養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
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
止矣如此則難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大矣啓奏上大
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書以責琛大指以為朕有天

下四十餘年公車謹言日關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異每苦倥偬更增惛惑卿不宜自同鬪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之不用何不分別顯言某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尚書蘭臺某人姦猾使者漁獵並何姓名取與者誰明言其事得以誅黜更擇材良又士民飲食過差若加嚴禁密房曲屋云何可知儻家家搜檢恐益增苛擾若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若以為功德事者皆是園中之物變一瓜為數十種治一菜為數十味以變故多何損於

事我自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所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顧借以成其事勇怯不同貪廉各用亦非朝廷為之傳翼卿以朝廷為悖乃自甘之當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導之以節儉朕絕房室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受生不飲酒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群賢之所見也朕三更出治事隨事多少事少午前得竟事多日具方食日常一食若晝若夜昔要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為妄說為誰為之救物故也

通鑑卷之五十九
六
卿又曰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今不使外人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爲馬又可法歟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擘肌分理復是何事治署邸肆等何者宜除何者宜減何處興造非急何處徵求可緩各出其事具以奏聞富國彊兵之術息民省役之宜並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倚聞重奏當復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內庶惟新之美復見今日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上爲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陰陽卜筮騎射聲律草隸圍碁無不

精妙勤於政務冬月四更竟即起視事執筆觸寒手爲皴裂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或遇事繁日移中則嗽口以過身衣布衣木絲皂帳一冠三載一衾二年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性不飲酒非宗廟祭祀大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雖居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嘗褰袒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然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安風俗奢靡故琛啓及之上惡其觸實故怒

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終也宜哉夫人主聽納之失在於叢脞人

臣獻替之病在於煩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萬幾之本忠臣陳大體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勞而收功遠言至約而為益大也觀夫賀琛之諫亦未至於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護其所短矜其所長詰貪暴之主名問勞費之條目困以難對之狀責以必窮之辭自以蔬食之儉為盛德日具之勤為至治君道已備無復可加群臣箴規舉不足聽如此則自餘切直之言過於琛者誰敢進哉由是姦佞居前而不見大謀顛錯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絕祀為千古所閔笑豈不哀哉上敦尚文雅踈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為意姦吏招權弄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大率二歲刑已上歲至五千人徙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升械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因徒或有優劇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於萬幾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

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魏東陽王榮為瓜州刺史與其壻鄧彥偕行榮卒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為刺史彥殺康而奪其位魏不能討因以彥為刺史屢徵不至又南通吐谷渾丞相泰以道遠難於動衆欲以計取之以給事黃門侍郎申徽為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徽以五十騎行既至止於賓館彥見徽單使不以為疑徽遣人微勸彥歸朝彥不從徽又使贊成其留計彥信之遂來至館徽先與

州主簿敦煌令狐整等密謀執彥於坐責而縛之因
宣詔慰諭吏民且云大軍續至城中無敢動者遂送
彥於長安泰以徽為都官尚書

中大同元年春正月癸丑楊暉等克嘉寧城李賁奔
新昌獠中諸軍頓于江口 二月魏以義州刺史史
寧為涼州刺史前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瓜州
民張保殺刺史成慶以應之晉昌民呂興殺太守郭
肆以郡應保丞相泰遣太子太保獨孤信開府儀同
三司怡峯與史寧討之 三月乙巳大赦 庚戌上
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夏四月丙戌解講大

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為法
事群臣皆稱善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鄣生當窮茲
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
止 魏史寧曉諭涼州吏民率皆歸附獨宇文仲和
據城不下五月獨孤信使諸將夜攻其東北自帥壯
士襲其西南遲明克之遂擒仲和初張保欲殺州主
簿令狐整以其人望恐失衆心雖外相敬內甚忌之
整陽為親附因使人說保曰今東軍漸逼涼州彼勢
孤危恐不能敵宜急分精銳以救之然成敗在於將
領令狐延保兼資文武使將兵以往蔑不濟矣保從

百姓又曰征人不息勤戍斯久丁壯疲弊老弱困窮
光武有言頭爲之白戢藏鋒刃牧養元元方面重臣
宜悉朕意

大曆七年十一月詔以淮南數州秋夏無雨楊洪宣
等三州作坊往以軍興是資戎器旣屬時歲大歉慮
乎人不寧居徵夫役工損費尤甚務從省約以息疲
人亦宜竝停

九年四月制曰在軍將士有刀箭所傷久嬰沉疾者
戮力疆場致身鋒刃各委所繇量給藥物厚加優賞
其陣亡將士亦仰本使隨事優卹妻子各申錫賚

十二年十一月日長至帝不受朝賀以防秋將士曝
在野故也

德宗建中元年六月命給事中蔣鎮弔祠涇州將士
之戰亡者

三年二月旣誅李惟岳下詔易定深趙嘗異節觀察
管內自官軍出征所有誅戮竝令州縣瘞埋勿令暴
露有家屬者竝許收葬

興元元年四月帝在梁州山南地偏及夏尤熱將士
未給春服帝亦御袂服以視朝左右請御衫帝曰將
士從我者冬服未易我豈可獨衣衫乎將士聞之無

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為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同三年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季年遂以三十五為百云 上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邵陵王綸為丹楊尹湘東王繹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侔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衛東宮八月以綸為南徐州刺史 東魏丞相歡如鄴高澄遷洛陽石經五十二碑於鄴 魏徙并州刺史王思政為荊州刺史使之舉諸將可代鎮玉壁者思政舉晉州刺史韋孝寬丞相泰從之東魏丞相歡悉舉山東之眾討伐魏癸巳自鄴會兵於晉陽九月至

玉壁圍之以挑西師西師不出 李賁復帥眾二萬自獠中出屯典澈湖大造船艦充塞湖中眾軍憚之頓湖口不敢進陳霸先謂諸將曰我師已老將士疲勞且孤軍無援入人心腹若一戰不捷豈望生全今藉其屢奔人情未固夷獠烏合易為摧殄正當共出百死決力取之無故停留時事去矣諸將皆默然莫應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中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進眾軍鼓譟俱前賁眾大潰竄入屈獠洞中 冬十月乙亥以前東揚州刺史岳陽王譽為雍州刺史上捨譽兄弟而立太子綱內常愧之寵亞諸子以會

稽人物殷阜故用譽兄弟迭爲東揚州以慰其心譽兄弟亦內懷不平譽以上衰老朝多秕政遂蓄聚貨財折節下士招募勇敢左右至數千人以襄陽形勝之地梁業所基遇亂可以圖大功乃克已爲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爲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聚攻其北

比天險也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旣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爲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

之何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珽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珽瑩之子也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七萬人共為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

中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先是歡別使侯景將兵趣齊子嶺魏建州刺史楊擿鎮車箱恐其寇邵郡帥騎禦之景聞擿至斫木斷路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還河陽庚戌歡使段韶從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會晉陽魏以韋孝寬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公時人以王思政為知人十二月己卯歡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東魏主許之歡之自玉壁歸也軍中訛言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魏人聞之因下令曰勁弩一發凶身自殞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敕勒歌歡自和之哀

感流涕 魏大行臺度支尚書司農卿蘇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爲己任薦賢拔能紀綱庶政丞相泰推心任之人莫能間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有須處分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常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爲而可尚書令史麻瑤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泰與群公步送

出同州郭外泰於車後酌酒言曰尚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所不知者吾皆知之唯爾知吾心吾知爾志方欲共定天下遽捨吾去柰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危落於手 東魏司徒河南大將軍大行臺侯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筭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常輕之曰此屬皆如豕突勢何所至景嘗言於丞相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爲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己之半體景素輕高澄嘗謂司馬子如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

子如掩其口及歡疾篤澄詐爲歡書以召景先是景與歡約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爲詐所賜書皆請加微點歡從之景得書無點辭不至又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潁川王偉計遂擁兵自固歡謂澄曰我雖病汝面更有餘憂何也澄未及對歡曰豈非憂侯景叛邪對曰然歡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並性道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親戚之中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又曰邙山之戰吾不用陳元康之言留患遺汝死不瞑目相樂廣寧人也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

梁紀十六

一疆圍單
關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六

太清元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之壬寅荆
 州刺史廬陵威王續卒以湘東王繹為都督荆雍等
 九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續素貪婪臨終有啓遣中錄
 事參軍謝宣融獻金銀器千餘件上方知其富因問
 宣融曰王之金盡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
 大王之過如日月之食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
 上意乃解初湘東王繹為荊州刺史有微過續代之

以狀聞自此二王不通書問繹聞其死入閣而躍屨
爲之破 丙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歡性深密終
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制馭軍旅法
令嚴肅聽斷明察不可欺犯擢人受任在於得才苟
其所堪無問廝養有虛聲無實者皆不任用雅尚儉
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
三爵知人好士全護勲舊每獲敵國盡節之臣多不
之罪由是文武樂爲之用世子澄祕不發喪唯行臺
左丞陳元康知之侯景自念已與高氏有隙內不自
安辛亥據河南叛歸于魏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

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
刺史懷朔暴顯等遣軍士二百人載仗暮入西兗州
欲襲取之刺史邢子才覺之掩捕盡獲之因散檄東
方諸州各爲之備由是景不能取諸將皆以爲景之
叛由崔暹澄不得已欲殺暹以謝景陳元康諫曰今
雖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
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
錯前事願公慎之澄乃止遣司空韓軌督諸軍討景
辛酉上祀南郊大赦甲子祀明堂 三月魏詔自
今應宮刑者直沒官勿刑 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若

千惠爲司空侯景爲太傅河南大行臺上谷公庚辰
景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
請舉函谷以東瑕丘以西豫廣潁荆襄兗南兗濟東
豫洛陽北荆北揚等十三州內附惟青徐數州僅須
折簡且黃河以南皆臣所職易同反掌若齊宋一平
徐事燕趙上石群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
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
雖然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是歲正
月乙卯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舉朝稱慶且見
中書舍人朱异告之且曰吾爲人少夢若有夢必實

异曰此乃宇內混壹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以
正月乙卯上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
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
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正
以事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
非天誘其衷人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內恐絕
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上乃定議納景壬
午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大
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平西諮議參軍周弘正善占
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

亂階在此矣 丁亥上耕藉田 三月庚子上幸同

泰寺捨身如大通故事 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鴉仁

督兗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將兵三萬趣

懸瓠運糧食應接侯景 魏大赦 東魏高澄慮諸

州有變乃自出巡撫留段韶守晉陽委以軍事以丞

相功曹趙彥深為大行臺都官郎中使陳元康豫作

丞相歡條教數十紙付韶及彥深在後以次行之臨

發握彥深手立曰以母弟相託幸明此心夏四月壬

申澄入朝于鄴東魏主與之宴澄起舞識者知其不

終 丙子群臣奉贖丁亥上還宮大赦改元如大通

故事 甲午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系來聘系給之

弟也 五月丁酉朔東魏大赦 戊戌東魏以襄城

王旭為太尉 高澄遣武衛將軍元柱等將數萬眾

晝夜兼行以襲侯景遇景於潁川北柱等大敗景以

羊鴉仁等軍猶未至乃退保潁川 甲辰東魏以開

府儀同三司庫狄干為太師錄尚書事孫騰為太傅

汾州刺史賀拔仁為太保司徒高隆之錄尚書事司

空韓軌為司徒青州刺史尉景為大司馬領軍將軍

可朱渾道元為司空僕射高洋為尚書令領中書監

徐州刺史慕容紹宗為尚書左僕射高陽王斌為右

僕射戊午尉景卒

韓軌等圍侯景於潁川景懼割

東荆北兗州魯陽長社四城賂魏以求救尚書左僕射于謹曰景少習兵姦詐難測不如厚其爵位以觀其變未可遣兵也荆州刺史王思政以為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以荆州步騎萬餘從魯陽關向陽翟丞相泰聞之加景大將軍兼尚書令遣太尉李弼儀同三司趙貴將兵一萬赴潁川景恐上責之遣中兵參軍柳昕奉啓於上以為王旅未接死亡交急遂求援關中自救目前臣既不安於高氏豈見容於宇文但螻手解腕事不得已本圖為國願不賜咎臣獲

其力不容即棄今以四州之地為餌敵之資已令宇文遣人入守自豫州以東齊海以西悉臣控壓見有之地盡歸聖朝懸瓠項城徐州南兗事須迎納願陛下速敕境上各置重兵與臣影響不使差互上報之曰大夫出境尚有所專况始創奇謀將建大業理須適事而行隨方以應卿誠心有本何假詞費魏以開府儀同三司獨孤信為大司馬六月戊辰以鄱陽王範為征北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擊穰城東魏韓軌等圍潁川聞魏李弼趙貴等將至已已引兵還鄴侯景欲因會執弼與貴奪其軍貴疑之不

往貴欲誘景入營而執之弼止之羊鴉仁遣長史鄧鴻將兵至汝水弼引兵還長安王思政入據潁川景陽稱略地引軍出屯懸瓠景復乞兵於魏丞相泰使同軌防主韋法保及都督賀蘭願德等將兵助之大行臺左丞藍田王悅言於泰曰侯景之於高歡始敦鄉黨之情終定君臣之契任居上將位重台司今歡始死景遽外叛蓋所圖甚大終不爲人下故也且彼既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益之以勢援之以兵竊恐朝廷貽笑將來也泰乃召景入朝景陰謀叛魏事計未成厚撫韋法保等冀爲已用外示親

密無猜閒每往來諸軍間侍從至少魏軍中名將皆身自造詣同軌防長史裴寬謂法保曰侯景狡詐必不肯入關欲託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斬之此亦一時之功也如其不爾即應深爲之防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深然之不敢圖景但自爲備而已尋辭還所鎮王思政亦覺其詐密召賀蘭願德等還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景果辭不入朝遣丞相泰書曰吾耻與高澄鴈行安能比肩大弟泰乃遣行臺郎中趙士憲悉召前後所遣諸軍援景者景遂決意來降魏將任約以所部千餘人降於景泰以所授

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都督河南諸軍事回授王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頓使敦諭唯受都督河南諸軍事 高澄將如晉陽以弟洋爲京畿大都督留守於鄴使黃門侍郎高德政佐之德政顥之子也丁丑澄還晉陽始發喪 秋七月魏長樂武烈公若干惠卒 丁酉東魏主爲丞相歡舉哀服總纓凶禮依漢霍光故事贈相國齊王備九錫殊禮戊戌以高澄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勃海王澄啓辭爵位壬寅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諭澄 庚申羊鴉仁入懸瓠

城甲子詔更以懸瓠爲豫州壽春爲南豫州改合肥爲合州以鴉仁爲司豫二州刺史鎮懸瓠西陽太守羊思達爲殷州刺史鎮項城 八月乙丑下詔大舉伐東魏遣南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分督諸將淵明懿之子會理續之子也始上欲以鄱陽王範爲元帥朱异取急在外聞之遽入曰鄱陽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爲戎首今日之事尤宜詳擇上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會理懦而無謀所乘襍輿施版屋冠以

通鑑卷之六十一
七
牛皮上聞不悅貞陽侯淵明時鎮壽陽屢請行上許之會理自以皇孫復爲都督自淵明已下殆不連接淵明與諸將密告朱异追會理還遂以淵明爲都督辛未高澄入朝于鄴固辭大丞相詔爲大將軍如故餘如前命甲申虛葬齊獻武王於漳水之西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爲穴納其柩而塞之殺其群匠及齊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金而逃

戊子武州刺史蕭弄璋攻東魏積泉呂梁二戍拔之或告東魏大將軍澄云侯景有北歸之志會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頗知悔過景母及妻子皆在鄴澄

乃以書諭之語以闔門無恙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還其寵妻愛子所部文武更不追攝景使王偉復書曰今已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豹齊奮克復中原幸自取之何勞恩賜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阮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戊子詔以景錄行臺尚書事東魏靜帝美容儀旅力過人能挾石師子踰宮牆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時人以爲有孝文風烈大將軍澄深忌之始獻武王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可不聽旨每侍宴俯伏上壽帝設法會乘輦行香歡
執香爐步從鞠躬屏氣承望顏色故其下奉帝莫敢
不恭及澄當國倨慢頓甚使中書黃門郎崔季舒察
帝動靜小大皆令季舒知之澄與季舒書曰癡人比
復何似癡勢小差未宜用心檢校帝嘗獵于鄴東馳
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曰天子勿
走馬大將軍嗔澄嘗侍飲酒舉大觴屬帝曰臣澄勸
陛下酒帝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
生爲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毆帝三拳奮衣
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入勞帝帝亦謝焉賜季舒絹百

匹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
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常侍侍講潁川荀濟
知帝意乃與祠部郎中元瑾長秋卿劉思逸華山王
大器淮南王宣洪濟北王徽等謀誅澄大器鷲之子
也帝謬爲敕問濟曰欲以何日開講乃詐於宮中作
土山開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以告
澄澄勒兵入宮見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臣父
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此必左右妃嬪輩所爲欲
殺胡夫人及李嬪帝正色曰自古唯聞臣反君不聞
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

則滅亡無日我身且不暇惜况於妃嬪必欲弑逆緩
速在王澄乃下牀叩頭大啼謝罪於是酣飲夜久乃
出居三日幽帝於含章堂壬辰烹濟等於市初濟少
居江東博學能文與上有布衣之舊知上有大志然
負氣不服常謂人曰會於盾臯上磨墨檄之上甚不
平及即位或薦之於上上曰人雖有才亂俗好反不
可用也濟上書諫上崇信佛法爲塔寺奢費上大怒
欲集朝衆斬之朱异密告之濟逃奔東魏澄爲中書
監欲用濟爲侍讀獻武王曰我愛濟欲全之故不用
濟濟入宮必敗澄固請乃許之及敗侍中楊遵彥謂
之曰衰暮何苦復爾濟曰壯氣在耳因下辨曰自傷
年紀摧頽功名不立故欲挾天子誅權臣澄欲宥其
死親問之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高澄何謂反
有司以濟老病鹿車載詣東市并焚之澄疑諮議温
子昇知瑾等謀方便之作獻武王碑旣成餓於晉陽
獄食弊襦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遊
道收葬之澄謂遊道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
士以卿僻於朋黨將爲一病今乃知卿真是重故舊
尚節義之人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九月
辛丑澄還晉陽 上命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

彭城侯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犄角癸卯淵明軍于
寒山去彭城十八里斷流立堰侍中羊侃監作堰再
旬而成東魏徐州刺史太原王則嬰城固守侃勸淵
明乘水攻彭城不從諸將與淵明議軍事淵明不能
對但云臨時制宜冬十一月魏丞相秦從魏主狩
于岐陽東魏大將軍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
以金門郡公潘樂爲副陳元康曰樂緩於機變不如
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公但推赤心於斯人景不
足憂也時紹宗在外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
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元康欲安其

意受之而厚荅其書保無異也已酉以紹宗爲東南
道行臺與岳樂偕行初景聞韓軌來曰噉猪腸兒何
能爲聞高岳來曰兵精人凡諸將無不爲所輕者及
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
若然高王定未死邪澄以廷尉卿杜弼爲軍司攝行
臺左丞臨發問以政事之要可爲戒者使錄一二條
弼請口陳之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
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苟二事不失自然盡
美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紹宗帥衆十萬據
橐駝峴羊侃勸貞陽侯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旦

日又勸出戰亦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丙午紹宗至城下引步騎萬人攻潼州刺史郭鳳營矢下如雨淵明醉不能起命諸將救之皆不敢出北兗州刺史胡貴孫謂譙州刺史趙伯超曰吾屬將兵而來本欲何爲今遇敵而不戰乎伯超不能對貴孫獨帥麾下與東魏戰斬首二百級伯超擁衆數千不敢救謂其下曰虜盛如此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可以免罪皆曰善遂遁還初侯景常戒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一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東魏兵

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爲信爭共掩擊之梁兵大敗貞陽侯淵明及胡貴孫趙伯超等皆爲東魏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還上方晝寢宦者張僧胤白朱异啓事上駭之遽起升輿至文德殿閣异曰韓山失律上聞之怛然將墜牀僧胤扶而就坐乃歎曰吾得無復爲晉家乎郭鳳退保潼州慕容紹宗進圍之十二月甲子朔鳳棄城走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遂解繫南冠喻以好睦雖嘉謀長

笑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自生猜
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偽逆主定君臣之分偽相結兄
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
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
甘辭卑禮進孰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偽朝大
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
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定勢或乘
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
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
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徼利是以援枹秉麾之將拔距

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讎彼連營擁衆依山傍
水舉螳螂之斧被蝘蝓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
而候燎及鋒刃暫交埃塵且接已亡戟棄戈土崩瓦
解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同宗異姓縲紲相望曲直旣
殊疆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窵智
者所不爲仁者所不向誠旣徃之難逮猶將來之可
追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
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
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
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

姦謀將復作矣然推堅彊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陳曾習軍旅豈同剽輕之師不比危脆之衆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踵麤於股倔彊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豐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二矢石之下天折霧露之中彼梁主者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年旣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

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豐起腹心彊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殼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鷸蚌相持我乘其敝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並列百萬爲群以轉石之形爲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但恐革車之所躡轢劍騎之所蹂踐杞梓

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歸
歎軍門委命下吏當即授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
凡百君子勉求多福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侯景
圍譙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壬申遣其行臺左丞王
偉等詣建康說上曰鄴中文武合謀召臣共討高澄
事泄澄幽元善見於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河北物
情俱念其主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望如此則陛下
有繼絕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河之南北爲聖朝之
邾莒國之男女爲大梁之臣妾上以爲然乙亥下詔
以太子舍人元貞爲咸陽王資以兵力使還北土

須度江許即位儀衛以乘輿之副給之貞榭之子也
蕭淵明至鄴東魏主升閭闔門受俘讓而釋之送於
晉陽大將軍澄待之甚厚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
輜重數千兩馬數千匹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
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之曰公
等爲欲送客爲欲定雌雄邪紹宗曰欲與公決勝負
遂順風布陳景閉壘俟風止乃出紹宗曰侯景多詭
計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
執短刀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
紹宗墜馬儀同三司劉豐生被傷顯州刺史張遵業

爲景所擒紹宗豐生俱奔譙城裨將斛律光張恃顯
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
試犯之光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二人
軍於水北光輕騎射之景臨渦水謂光曰爾求勲而
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何爲射我汝豈自解不
度水南慕容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
射光馬洞胸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
顯旣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
也光金之子也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夾渦而軍潛於
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却走草濕火不復然

魏岐州久經喪亂刺史鄭穆初到有戶三千穆撫循
安集數年之間至四萬餘戶考績爲諸州之最丞相
泰擢穆爲京兆尹 侯景與東魏慕容紹宗相持數
月景食盡司馬世雲降於紹宗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一

端明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充集賢館提舉西京高崇福官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宿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梁紀十七 著雍執徐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七

太清二年春正月己亥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誑其眾曰汝輩家屬已為高澄所殺眾信之紹宗遙呼曰汝輩家屬並完若歸官勲如舊被髮向北斗為誓景士卒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景眾大潰爭赴渦水水為之不流景與腹

心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南過
小城人登陴詬之曰跋奴欲何為邪景怒破城殺詬
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
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 辛丑以尚書僕射謝舉
為尚書令守吏部尚書王克為僕射 甲辰豫州刺
史羊鴉仁以東魏軍漸逼稱糧運不繼棄懸瓠還義
陽殷州刺史羊思達亦棄項城走東魏人皆據之上
怒責讓鴉仁鴉仁懼啓申後期頓軍淮上 侯景既
敗不知所適時鄱陽王範除南豫州刺史未至馬頭
戍主劉神茂素為監州事韋黯所不容聞景至故往

候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欲往投之韋
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雖據城是監州耳王若馳至
近郊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
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
神茂請帥步騎百人先為鄉導壬子景夜至壽陽城
下韋黯以為賊也授甲登陴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
戰敗來投此鎮願速開門黯曰既不奉敕不敢聞命
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神茂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
也乃遣壽陽徐思玉入見黯曰河南王為朝廷所重
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曰吾之受命唯

知守城河南自敗何預吾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闔外之略今君不肯開城若魏追兵來至河南爲魏所殺君豈能獨存縱使或存何顏以見朝廷黯然之思玉出報景大悅曰活我者卿也癸丑黯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四門詰責黯將斬之旣而撫手大笑置酒極歡黯獻之子也朝廷聞景敗未得審問或云景與將士盡沒上下咸以爲憂侍中太子詹事何敬容詣東宮太子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對曰得景遂死深爲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太子於玄圃

自講老莊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爲戎乎甲寅景遣儀同三司于子悅馳以敗聞并自求貶削優詔不許景復求資給上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乙卯即以景爲南豫州牧本官如故更以鄱陽王範爲合州刺史鎮合肥光祿大夫蕭介上表諫曰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搆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

饑噬之禍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事迹顯然無可致惑臣朽老疾侵不應干預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尸諫

之節臣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上歎息其忠然不能用介思話之孫也 己未東魏大將軍澄朝

于鄴 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趙貴爲司空 魏皇孫

生大赦 二月東魏殺其南兗州刺史石長宣討侯景之黨也其餘爲景所脇從者皆赦之 東魏旣得

懸瓠項城悉復舊境大將軍澄數遣書移復求通好朝廷未之許澄謂貞陽侯淵明日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云奉爲魏主并及先王此乃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扇動耳宜遣使諮論若梁主不忘舊好吾

亦不敢違先王之意諸人並即遣還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乃遣省事夏侯僧辯奉啓於上稱勃海王弘厚長者若更通好當聽淵明還上得啓流涕與朝臣議之右衛將軍朱异御史中丞張綰等皆曰靜寇息民和實爲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异言賜淵明書曰知高大將軍禮汝不薄省啓甚以慰懷當別遣行人重款鄰睦僧辯還過壽陽侯景竊訪知之攝問具服乃寫荅淵明之書陳

啓於上曰高氏心懷鴆毒怨盈北土人願天從歡身隕越子澄嗣惡計滅待時所以昧此一勝者蓋天蕩澄心以盈凶毒耳澄苟行合天心腹心無疾又何急急奉璧求和豈不以秦兵扼其喉胡騎迫其背故甘辭厚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何惜高澄一豎以棄億兆之心竊以北魏安疆莫過天監之始鍾離之役匹馬不歸當其疆也陛下尚伐而取之及其弱也反慮而和之舍已成之功縱垂死之虜使其假命疆梁以遺後世非直愚臣扼腕實亦志士痛心昔伍相奔吳楚邦卒滅陳平去項劉氏用興臣雖

才劣古人心同往事誠知高澄忌賈在翟惡會居秦
求盟請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唯恐千
載有穢良史景又致書於朱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
而不通其啓已卯上遣使弔澄景又啓曰臣與高氏
豐隙已深仰憑威靈期雪讎耻今陛下復與高氏連
和使臣何地自處乞申後戰宣暢皇威上報之曰朕
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今高氏
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公但
清靜自居無勞慮也景又啓曰臣今蓄糧聚衆秣馬
潛戈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容軍出無名故願以陛
下爲主耳今陛下棄臣遐外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
身不免高氏之手上又報曰朕爲萬乘之主豈可失
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復有啓也景乃詐爲
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易景上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
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繫
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上從之復書
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
薄心腸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唯王
圖之於是始爲反計屬城居民悉召募爲軍士輒停
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 三月癸巳

東魏以太尉襄城王旭爲大司馬開府儀同三司高岳爲太尉辛亥大將軍澄南臨黎陽自虎牢濟河至洛陽魏同軌防長史裴寬與東魏將彭樂等戰爲樂所擒澄禮遇甚厚寬得間逃歸澄由太行返晉陽屈獠洞斬李賁傳首建康賁兄天寶遁入九真收餘兵二萬圍愛州交州司馬陳霸先帥衆討平之詔以霸先爲西江督護高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夏四月甲子東魏吏部令史張永和等僞假人官事覺糾檢首者六萬餘人甲戌東魏遣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大都督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魏王思政

於潁川思政命卧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四面陵城思政選驍勇開門出戰岳兵敗走岳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五月魏以丞相泰爲太師廣陵王欣爲太傅李弼爲大宗伯趙貴爲大司寇于謹爲大司空太師泰奉太子巡撫西境登隴至原州歷北長城東趣五原至蒲州聞魏主不豫而還及至已愈泰還華州上遣建康令謝挺散騎常侍徐陵聘于東魏復脩前好陵擯之子也六月東魏大將軍澄巡北邊秋七月庚寅朔日有食之乙卯東魏大將軍澄朝于

鄴以道士多僞濫始罷南郊道壇八月庚寅澄還晉陽遣尚書辛術帥諸將略江淮之北凡獲二十三州侯景自至壽陽徵求無已朝廷未嘗拒絕景請娶於王謝上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配奴又啓求錦萬匹爲軍人作袍中領軍朱异議以青布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啓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並給之景以安北將軍夏侯夔之子譚爲長史徐思玉爲司馬譚遂去夏稱侯託爲族子上旣不用景言與東魏和親是後景表疏稍稍悖慢又聞徐陵等使魏反謀益甚元貞知

景有異志累啓還朝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何不小忍貞懼逃歸建康具以事聞上以貞爲始興內史亦不問景臨賀王正德所至貪暴不法屢得罪於上由是憤恨陰養死士儲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正德在北與徐思玉相知景遣思玉致牋於正德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禍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四海業業歸心大王景雖不敏實思自效願王允副蒼生鑒斯誠款正德大喜曰侯公之意闇與吾同天授我也報之曰朝廷之事如公所言僕之有心爲日久矣今僕爲其內公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爲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鄱陽王範密啓景謀反時上以邊事專委朱异動靜皆關之异以爲必無此理上報範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嬰兒仰人乳哺以此事勢安能反乎範重陳之曰不早翦撲禍及生民上曰朝廷自有處分不須汝深憂也範復請自以合肥之衆討之上不許朱异謂範使曰鄱陽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自是範啓异不復爲通景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异曰景數百叛虜何能爲救以使者付建康獄俄解遣之景益無所憚啓上曰若臣事是實應羅國憲如蒙照察請戮鴉仁景又

上言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寧堪粉骨投命讎門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即帥甲騎臨江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耻亦是三公盱食上使朱异宣語荅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朕之失也益加賞賜錦綵錢布信使相望戊戌景反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麟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名异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爲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麟驗吳郡人石珍丹楊人麟驗迭爲少府丞以苛刻爲務百賈

怨之异尤與之暱世人謂之三蠹司農卿傅岐梗直士也嘗謂异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藉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异曰外間謗讟知之久矣心苟無愧何卹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鑿其能久乎景西攻馬頭遣其將宋子仙東攻木柵執戍主曹瑒等上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吾折箠笞之敕購斬景者封三千戶公除州刺史甲辰詔以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為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為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為東道都督以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以討景正表宏之子仲禮慶遠之孫之高遠之兄子也 九月東魏濮陽武公婁昭卒 侯景聞臺軍討之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彼衆我寡必為所困不如棄淮南決志東向帥輕騎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拙速宜即進路景乃留外弟中軍大都督王顯貴守壽陽癸未詐稱遊獵出壽陽人不之覺冬十月庚寅景揚聲趣合肥而實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開城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泰範之弟

也先爲中書舍人傾財以事時要超授譙州刺史至州徧發民丁使擔腰輿扇繖等物不限士庶耻爲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者即縱免之由是人皆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心故敗庚子詔遣寧遠將軍王質帥衆三千巡江防遏景攻歷陽太守莊鐵丁未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留儀同三司田英郭駱守歷陽以鐵爲導引兵臨江江上鎮戍相次啓聞上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度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戊申以臨賀王正德爲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事屯丹楊郡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景將濟慮王質爲梗使諜視之會臨川太守陳昕啓稱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上以昕爲雲旗將軍代質戍采石徵質知丹楊尹事昕慶之之子也質去采石而昕猶未下渚諜告景云質已退景使折江東樹枝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為驗諜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巴西自橫江
濟于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朝廷始命戒
嚴景分兵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南津校尉
江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欲於下流邀景其副董桃生
家在江北與其徒先潰走子一收餘衆步還建康子
一子四之兄也太子見事急戎服入見上稟受方略
上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為內外軍悉以付汝太子乃
停中書省指授軍事物情惶駭莫有應募者朝廷猶
不知臨賀王正德之情命正德屯朱雀門寧國公大
臨屯新亭太府卿韋黯屯六門繕脩宮城為受敵之

備大臨大器之弟也巴西景至慈湖建康大駭御街
人更相劫掠不復通行赦東西冶尚方錢署及建康
繫囚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以
羊侃為軍師將軍副之南浦侯推守東府西豐公大
春守石頭輕車長史謝禧始興太守元貞守白下韋
黯與右衛將軍柳津等分守宮城諸門及朝堂推秀
之子大春大臨之弟津仲禮之父也攝諸寺庫公藏
錢聚之德陽堂以充軍實庚戌侯景至板橋遣徐思
玉來求見上實欲觀城中虛實上召問之思玉詐稱
叛景請間陳事上將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

賊中來情偽難測安可使獨在殿上朱异侍坐曰徐思玉豈刺客邪思玉出景啓言异等弄權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异甚慚悚景又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領解上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玉勞景于板橋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舉何名景曰欲爲帝也王偉進曰朱异等亂政除姦臣耳景旣出惡言遂留季獨遣寶亮還宮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罕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駭震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軍旅指搦一決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辛亥景至朱雀桁南太子以臨賀王正德守宣陽門東宮學士新野庾信守朱雀門帥宮中文武三千餘人營桁北太子命信開大桁以挫其鋒正德曰百姓見開桁必大驚駭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景至信帥衆開桁始除一舶見景軍皆著鐵面退隱于門信方食甘蔗有飛箭中門柱信手甘蔗應弦而落遂棄軍走南塘遊軍沈子睦臨賀王正德之黨也復閉桁度景太子使王質將精兵三千援信至領

軍府遇賊未陳而走正德帥衆於張侯橋迎景馬上交揖既入宣陽門望闕而拜歔歔流涕隨景度淮景軍皆著青袍正德軍並著絳袍碧裏旣與景合悉反其袍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奔京口謝禧元貞棄白下走津主彭文粲等以石頭城降景景遣其儀同三司于子悅守之壬子景列兵繞臺城旛旗皆黑射啓於城中曰朱异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爲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若誅朱异等臣則歛轡北歸上問太子有是乎對曰然上將誅之太子曰賊以异等爲名耳今日殺之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俟賊平誅之未晚上乃止景繞城旣而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爲竅下水沃火太子自捧銀鞍往賞戰士其直閣將軍朱思帥戰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方滅賊又以長柯斧斫東掖門門將開羊侃鑿扇爲孔以槊刺殺二人斫者乃退景據公車府正德據左衛府景黨宋子仙據東宮范桃棒據同泰寺景取東宮妓數百分給軍士東宮近城景衆登其牆射城內至夜景於東宮置酒奏樂太子遣人

焚之臺殿及所聚圖書皆盡景又燒乘黃廐士林館太府寺癸丑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項木驢石不能破羊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俄盡景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景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內外又啓求誅朱异等城中亦射賞格出外曰有能送景首者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朱异張綰議出兵擊之上問羊侃侃曰不可今出人若少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亡异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驚爲景所獲執至城下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驚曰久以汝爲死矣猶在邪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莊鐵慮景不克託稱迎母與左右數十人趣歷陽先遣書給田英郭駱曰侯王已爲臺軍所殺國家使我歸鎮駱等大懼棄城奔壽陽鐵入城不敢守奉其母奔尋陽十一月戊午朔刑白馬祀蚩尤於太極殿前臨賀王正德即帝位於儀賢堂下詔稱普通已來姦邪亂政上久不豫社稷將

危河南王景釋位來朝猥用朕躬紹茲寶位可大赦
改元正平立其世子見理爲皇太子以景爲丞相妻
以女并出家之寶貨悉助軍費於是景營於關前分
其兵二千人攻東府南浦侯推拒之三日不克景自
往攻之矢石雨下宣城王防閑許伯衆潛引景衆登
城辛酉克之殺南浦侯推及城中戰士三千人載其
尸聚於杜姥宅遙語城中人曰若不早降正當如此
景聲言上已晏駕雖城中亦以爲然壬戌太子請上
巡城上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鼓譟流涕衆心
粗安江子一之敗還也上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

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棄臣去臣以一夫安
能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身以贖前罪不死
關前當死關後癸亥子一啓太子與弟尚書左丞子
四東宮主帥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出戰子
一直抵賊營賊伏兵不動子一呼曰賊輩何不速出
久之賊騎出夾攻之子一徑前引槊刺賊從者莫敢
繼賊解其肩而死者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
獨旋皆免胄赴賊子四中稍洞胷而死者五傷脰還
至塹一慟而絕景初至建康謂朝夕可拔號令嚴整
士卒不敢侵暴及屢攻不克人心離沮景恐援兵四

集一旦潰去又食石頭常平諸倉既盡軍中乏食乃縱士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後米一升直七八萬錢人相食餓死者什五六乙丑景於城東西起土山驅迫士民不限貴賤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動地民不敢竄匿並出從之旬日間衆至數萬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已下皆親負上執畚鍤於山上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客分配二山晝夜交戰不息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羊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

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爲良得朱异奴以爲儀同三司异家貲產悉與之奴乘良馬衣錦袍於城下仰詬异曰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爲儀同矣於是三日之中群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皆厚撫以配軍人人感恩爲之致死荊州刺史湘東王繹聞景圍臺城丙寅戒嚴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譽江州刺史當陽王大心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等發兵入援大心大器之弟恪偉之子也朱异遺景書爲陳禍福景報書并告城中士民以爲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剥齊

通鑑卷二百六十一
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佞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長江天險二曹所歎吾一葦航之日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景又奉啓於東魏主稱臣進取壽春暫欲停憇而蕭衍識此運終自辭寶位臣軍未入其國已投同泰捨身去月二十九日屈此建康江海未蘇干戈暫止永言故鄉

人馬同戀尋當整轡以奉聖顏臣之母弟久謂屠滅近奉明敕始承猶在斯乃陛下寬仁大將軍思念臣之弱劣知何仰報今輒齎啓迎臣母弟妻兒伏願聖慈特賜裁放已巳湘東王繹遣司馬吳暉天門太守樊文皎等將兵發江陵陳昕爲景所擒景與之極飲使昕收集部曲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儀同三司范桃棒囚之昕因說桃棒使帥所部襲殺王偉宋子仙詣城降桃棒從之潛遣昕夜縋入城上大喜敕鑄銀券賜桃棒曰事定之日封汝河南王即有景衆并給金帛女樂太子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

何忽致疑太子召公卿會議朱异傳岐曰桃棒降必非謬桃棒既降賊景必驚乘此擊之可大破也太子曰吾堅城自守以俟外援援兵既至賊豈足平此萬全策也今開門納桃棒桃棒之情何易可知萬一爲變悔無所及社稷事重須更詳之异曰殿下若以社稷之急宜納桃棒如其猶豫非异所知太子終不能決桃棒又使昕啓曰今止將所領五百人若至城門皆自脫甲乞朝廷開門賜容事濟之後保擒侯景太子見其懇切愈疑之朱异拊膺曰失此社稷事去矣俄而桃棒爲部下所告景拉殺之陳昕不知如期而出景邀得之逼使射書城中曰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衷甲隨之昕不肯期以必死乃殺之景使蕭允理與儀同三司盧暉略戍東府見理凶險夜與群盜剽劫於大桁中流矢而死邵陵王綸行至鍾離聞侯景已度采石綸晝夜兼道旋軍入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什一二遂帥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永安侯確安南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等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大成大春之弟確綸之子駿懿之孫也景遣軍至江乘拒綸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

鍾山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城圍必解矣綸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庚辰旦營于蔣山景見之大駭悉送所掠婦女珍貨於石頭具舟欲走分兵三道攻綸綸與戰破之時山巔寒雪乃引軍下愛敬寺景陳兵於覆舟山北乙酉綸進軍玄武湖側與景對陳不戰至暮景更約明日會戰綸許之安南侯駿見景軍退以爲走即與壯士逐之景旋軍擊之駿敗走趣綸軍趙伯超望見亦引兵走景乘勝追擊之諸軍皆潰綸收餘兵近千人入天保寺景追之縱火燒寺綸奔朱方士卒踐冰雪往往墮足景悉收綸輜重生擒西豐公大春安南司馬莊丘慧主帥霍俊等而還丙戌景陳所獲綸軍首虜鎧仗及大春等於城下使言曰邵陵王已爲亂兵所殺霍俊獨曰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其背俊辭色彌厲景義而釋之臨賀王正德殺之是日晚鄱陽王範遣其世子嗣興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建安太守趙鳳舉各將兵入援軍于蔡州以待上流諸軍範以之高督江右援軍士景悉驅南岸居民於水北焚其廬舍大街已西掃地俱盡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鎮鍾離上召之入援正表託以船糧未集不進景以

正表爲南兖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乃於歐陽立柵以斷援軍帥衆一萬聲言入援實欲襲廣陵密書誘廣陵令劉詢使燒城爲應詢以告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十二月會理使詢帥步騎千人夜襲正表大破之正表走還鍾離詢收其兵糧歸就會理與之入援癸巳侍中都官尚書羊侃卒城中益懼侯景大造攻具陳於闕前大車高數丈一車二十輪丁酉復進攻城以蝦蟆車運土填塹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將步騎一萬入援建康庚子發公安繹又遣竟陵太守王僧辯將舟師萬人出自漢川載糧東下方等有俊

才善騎射每戰親犯矢石以死節自任壬寅侯景以火車焚臺城東南樓材官吳景有巧思於城內構地爲樓火纔滅新樓即立賊以爲神景因火起潛遣人於其下穿城城將崩乃覺之吳景於城內更築迂城狀如却月以擬之兼擲火焚其攻具賊乃退走太子遣洗馬元孟恭將千人自大司馬門出盪孟恭與左右奔降於景巳酉景土山稍逼城樓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外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罩二土山上景衆見飛橋迥出崩騰而走城內擲雉尾炬焚其東山樓柵蕩盡賊積死於城下乃棄土山不復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修自焚其攻具材官將軍宋嶷降於景教之引玄武
湖水以灌臺城闕前皆爲洪流上徵衡州刺史韋粲
爲散騎常侍以都督長沙歐陽頎監州事粲放之子
也還至廬陵聞侯景亂粲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
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出橫江粲就內史劉孝儀謀
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豈可輕信人言妄相驚動
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
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
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
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

藩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
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且張聲勢移鎮湓城遣
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
千人隨粲粲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
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即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
以賞其戰士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自張公洲遣船度
仲禮丙辰夜粲仲禮及宣猛將軍李孝欽前司州刺
史羊鴉仁南陵太守陳文徹合軍屯新林王遊苑粲
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
耻居其下議累日不決粲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

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爲
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蔡
下語其年齒亦少於蔡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
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
舊德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蔡請爲諸軍解之乃
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
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
便有所歸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爲大都督宣城
內史楊白華遣其子雄將郡兵繼至援軍大集衆十
餘萬緣淮樹柵景亦於北岸樹柵以應之裴之高與

弟之橫以舟師一萬屯張公洲景囚之高弟姪子孫
臨水陳兵連鑠列於陳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曰
裴公不降今即烹之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再發
皆不中景帥步騎萬人於後渚挑戰仲禮欲出擊之
韋粲曰日晚我勞未可戰也仲禮乃堅壁不出景亦
引退湘東王繹將銳卒三萬發江陵留其子綏寧侯
方諸居守諮議參軍劉之延等三上牋請留荅教不
許鄱陽王範遣其將梅伯龍攻王顯貴於壽陽克其
羅城攻中城不克而退範益其衆使復攻之 東魏
大將軍澄患民錢濫惡議不禁民私鑄但懸稱市門

錢不重五銖母得入市朝議以爲年穀不登請俟它
年乃止 魏太師秦殺安定國臣王茂而非其罪尚
書左丞柳慶諫秦怒曰卿黨罪人亦當坐執慶於前
慶辭色不撓曰慶聞君蔽於事爲不明臣知而不爭
爲不忠慶旣竭忠不敢愛死但懼公爲不明耳秦寤
亟使赦茂不及乃賜茂家錢帛曰以旌吾過 丙辰
晦柳仲禮夜入韋粲營部分衆軍旦日會戰諸將各
有據守令粲頓青塘粲以青塘當石頭中路賊必爭
之頗憚之仲禮曰青塘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
更遣軍相助乃使直閣將軍劉叔胤助之

2

